

教育新观察

大学生“创客”用奇思妙想让情怀落地

创新创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不仅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还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在提倡创新创业的中国高校，创新精神不再仅仅局限于优秀的小众个体，“90后”的年轻创业者正在开创属于他们的创新时代。

■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琰



上海交通大学 2015 级博士生利文浩 “让科创摒弃浮躁，用实力让情怀落地”

在科创的瀚海中徜徉，他沉浸于钻研的喜悦；在挑战杯的比赛中拼搏，他享受着突破的乐趣；在创业的长途跋涉中，他品味着开拓的欢愉。他就是利文浩，1990年出生的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2015级博士生，第十四届“挑战杯”特等奖作品《移动平台安全操作系统T6及其应用》核心成员，T6系统的核心研发人员，上海瓶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荣膺上海市科技创新“市长奖”。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利文浩接触到了TrustZone技术。在认真查阅资料后，他对这个将芯片划分为“左右脑”的技术产生了强烈兴趣，再联想到当前国内空白的移动平台安全系统问题，无数灵感瞬间在他脑海中跳跃，他酝酿出了一个要改变国内现状的念头——自己组建团队研发一个安全系统，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尽快将想法付诸实践”，极强的执行力一直是利文浩的原则，然而当团队为了“将安全系统嵌入芯片‘右半脑’可以大幅度提升安全性”的绝妙想法雀跃不已时，现实将一桶冷水泼在了他们头上——芯片厂商们拒绝将自己的硬件技术与利文浩团队共享。

没有芯片的硬件技术作为基础，再好的创意也无法实体化。面对现实的无情棒喝，利文浩却是愈挫愈勇，他开始艰难探索硬件技术。当四处询问技术操作问题却频频得到“无可奉告”的回答时，利文浩只好和团队从头开始探索，从芯片的原理一点点开始。经过几个月的艰难探索，利文浩终于突破硬件上的桎梏，将自己的想法实体化，T6系统的诞生填补了中国移动平台网络安全方面的空白。

T6系统的成功研发，让利文浩

注意到了移动端安全方面的潜在市场。他决定自主创业。凭借着T6系统的支持，上海瓶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在公司成立之后，利文浩积极与各企业进行产业合作，将产品推向市场，真正实现依据T6系统改变国内移动网络安全现状问题的目标，打造移动平台的安全生态网络。

2016年，利文浩的公司入驻上海交大“零号湾”基地，拥有了超过200平方米的独立办公空间。他设计的移动端安全操作系统受到国内外20多个手机品牌的关注，装机量已达到1000多万部。公司已获风险投资，估值7000万元，并与国内外众多知名厂商达成深度合作，支付宝、微信等应用已开始使用T6系统保证支付安全。

目前上海瓶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正在筹备创立子公司。“希望可以在四年内上市，我们的愿景是公司可以发展成设备架构中的节点。”利文浩告诉记者，未来，还希望可以获得更好的项目配套服务，帮助公司对接物联网、云计算领域等相关行业。

帮助计算机深度学习。

当用户用摄像头完成面部照相后，App不仅能够分析用户五官情况，还能给出理想五官状态，展示与用户相似的明星案例。李丰宇介绍，“一个人的五官不可能没有缺陷，重要的是告诉用户她的缺点在哪里，应该怎样弥补。”目前，“豆蔻DoQ智能美妆”能够个性化分析女生外貌特征，结合专业知识，帮助爱美的女生理性护肤、科学美妆。未来他们进一步打造成用户专属的美妆护肤虚拟个人助手，提供该领域专业知识指导，帮助用户进行购买选择。

如今，这款App期工作已准备就绪，正式投入运营指日可待。“我希望我们的产品始终是以技术驱动，它不一定能为我们带来多大利益，但一定要有很多人用。”李丰宇说。

“美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仅仅对颜值打分是没有意义的。”李丰宇告诉记者，该App采用目前非常流行的人工智能研究中的深度学习算法。以“颜值分析”为例，当初在建模时，除了引入传统美学理论、黄金比例、标准亚洲脸型之外，李丰宇还从全网搜集两万张女性脸部图片，随后团队花两个月时间将每张照片仔细标记，

东华大学 2015 级硕士生朱虹 为宝宝的浪漫主义代言

见到朱虹时，她一直在不停地摆弄一些毛茸茸的小球，似乎还没有找到最完美的方案。“为宝宝设计衣服是一件充满想象而又需要严谨的事情，要以孩子们的眼睛去观察世界，又要以妈妈的方式去思考需求。这是相对漫长的设计过程，好在我是双子座，非常适合这种工作方式。”也正因为是童装设计师，朱虹脸上总是带着“治愈系”笑容。

作为沪上新锐设计师，毕业于东华大学和意大利欧洲设计学院服装设计专业的朱虹秉承着清新优雅的设计风格，出于对当代年轻女性群体的关注，以及对亲子关系思考的，于2017年创立Starry Wish童装品牌。

“我是从2012年开始筹备童装品牌的，我喜欢孩子，对孩子有天然的亲近感。”1990年出生的朱虹说，孩子有属于自己的浪漫主义，如何帮助他们表达、帮助父母们读懂孩子是朱虹非常关心的问题。“要设计童装，了解亲子关系是重要的课题。我去过很多国家，观察到不同的育儿方式，希望不只单纯地设计一件衣服，而是一个陪伴儿童成长的时尚型品牌，希望可以让更多家庭分享成长中的喜怒哀乐。”朱虹的童装品牌已经上线，并在上海长宁区福士发布了2018春夏产品。

“令我意外的是，很多孩子的妈妈看到秀后和照片后找到我，希望我出一些大人的同款。”朱虹告诉记者，现在市场上，很多童装其实是成人款受到欢迎后再延伸出的，这样的反差让朱虹有些哭笑不得。

随着“85后”“90后”陆续升级为人父母，他们更愿意为孩子选择符合流行趋势和场合的服装，“随着需求的多元化，我们需要更多的场景去定义服装系列的主题，而不只是为宝宝提供基础的穿着。”

朱虹说：“我一直在追梦，现在我也想给有梦的孩子带来幸运。”

复旦大学 2014 级硕士生 李丰宇 深度学习，让男生与美妆完美融合

只需对着摄像头拍几张照便能通过五官分析找到适合自己的妆容；做个简单的小测试就能快速了解自己的肤质状况；读一篇文章就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口红……始于2016年的“豆蔻DoQ智能美妆”App是一款针对女生的护肤美妆智能专家系统，团队成员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为主，来自软件、计算机、药学、哲学等多个专业。

与“女生更擅长美妆”的刻板印象不同，App主力研发人员是复旦的三位男生。作为项目负责人，1991年出生的复旦大学2014级软件学硕士生李丰宇在团队中主要负责产品研发与机器学习部分。尽管男生较少涉及美妆产品推广，但基础的美妆知识还是不能落下。“男生对女生的心理把

就业、留学、深造之外的第四条出路？ “90后”创业不能仅凭一腔热情

■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琰

这是一个创业的黄金时代，“互联网+”的浪潮汹涌袭来，风投公司遍地开花。有人戏称，中国每分钟诞生八家公司，但有调查显示“90后”学生创业失败率高达95%。

的确，创业是一条不错的实现梦想之路，但它远没有想象中容易。“90后”大学生不仅人生经验不够，在资源、人脉、资金、行业经验、对商业模式的认知上也有所欠缺。

“90后”学生创业的话题这几年被广泛提及，然而创业这件事却不是光凭一腔热情就够了。

上海高校学生创业意愿强烈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Google杯”第十九届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决赛顺利落幕。学生参赛热情高涨，共23个院系、131个团队、700多人报名参加。

在东华大学，2016年才投入使用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尚创汇”一年中已受理项目申请53个，企业申请41个。如今入驻企业38家，在孵企业28家。

意愿屡创新高。据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几年，16—35岁的青年创业者群体一直稳定维持在12%左右。在上海，青年群体可说已成为创业的主力军，而其中高校学生是最具创业热情和创新活力的人群。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团委副书记、创业学院院长助理姜伟说：“现在的孩子们家境殷实，有精力、有勇气，在职业选择上他们更愿意听从内心、坚持自我、兴趣为上，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

创业项目应与专业知识结合

记者调查发现，高校学生的创业项目中，失败率较高的项目多与学生所学专业关系不大。相当一部分学生创业项目定位于简单、流行、有一定创意的小型餐饮店或礼品店。没有专业技术含量的项目，门槛虽低，但竞争更激烈，学生创业者很容易失败。

上海东华镜月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市科技创业导师李俊说，鼓励大学生创业，不是简单地做点小买卖赚钱。“学生以专业见长，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或能得到长远发展。”

在以服装与设计专业见长的东华大学，学生们在选择创业时往往会倾向

于文化创意类。在该校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中，目前在孵28家学生企业中，文化创意类企业近70%。

而在本届上海交通大学“Google杯”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中获得计划金奖的项目是出自农业与生物学院的《“农宝”车载自热式生物质热解制油装置》。项目负责人、农业与生物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董祝君说，“农宝”致力于寻求一种与农户共赢的秸秆资源化利用新模式：通过热解技术，将农废就地转化为高附加值生物燃油和生物炭。“创业项目与专业知识密切结合，让我们有了更好的抓手，做起来也更加容易。”董祝君说。

高校助力学生创业

创业是一件厚积薄发的事情，即使获得融资的“90后”海归也有不少在创业浪潮中败下阵来，更不用说没有经验、资金与人脉的普通大学生。上海高校纷纷成立创业学院、孵化基地助力学生开展创业。

复旦大学创新创业学院为在校创业大学生和创业校友提供全程创业指导服务，通过开展导师一对一咨询面谈、创业政策宣讲、培训讲座、创业者沙龙等形式为学生答疑解惑。

由同济大学团委运营的同济创业谷在学生中“名气很响”，创业谷通过打造“互动性的能力提升平台”“开放型的种子培育平台”“陪伴型的导师辅导平台”“多元化的梦想放飞平台”等，促进学生学科技与社会产业链有序对接，逐步形成课堂教育与实践的联动发展。

东华大学“尚创汇”同时运营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东华大学分基金会，基金规模为1200万元。截至2017年12月，分基金会累计资助49个项目，资助总金额920万元。

有了名师加持、高校护航，学生企业成功孵化率大大增加。上海复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创业孵化部主任桂老师告诉记者，创业遇到困难时，学生不应盲目改变方向，要多学习和请教有经验的创业者，善于反思过往的经验教训。“作为指导老师，我们一直坚持‘鼓励学生创新，引导学生理性创业’，在学生阶段可以是积极尝试创业，体验创业经历，积累创业经验。”

老师说

青春期情感问题，我们该如何做好教育引导？

■曾德理

去一所重点高中谈学生的生涯规划，校长犹豫地问大家“是怎么处理学生谈恋爱的”。四座寂静，这是基础教育绕不过的问题，但又确实还没有好的有效应对方案。校长在这种场合提出，说明教育者在谈升学率的同时，更关心人的培养，关心学生的终身幸福。

高中学生面临进入大学或进入社会的抉择。高中阶段生涯规划有职业规划，也有生活规划，为今后的幸福生活奠基。在对学生进行生涯教育

的时候，注意力往往放在学生进入大学时的专业选择与兴趣特长、学业成绩和高校录取分数线的匹配度上。

但是，当下一个人终身只从事一种职业的方式在改变，积极的生活态度、健康的体魄、顽强的意志等素质才是一个人应对各种变化的保障。面对青春期学生情感方面的教育和指导，学校基本都在回避或纸上谈兵，缺乏专业教师开设相关课程，只在避不开时由班主任、德育处用传统经验进行武断的处理。

青春情感教育，我们究竟该如何做？

处理学生“早恋”，家长和老师和心不和

十几年前班主任和家长处理孩子“早恋”问题时，家长理解地说：“谁没有年轻过？”当家长发现孩子喜欢照镜子、讲究穿衣打扮、接电话要避开家长的时候，就会向班主任打听孩子是不是谈恋爱了。学校规定家长必须参与拆散、分开工作，否则影响老师教育其他学生，也会影响学业。家长大多表面同意，但心知这种情感的事情很难以“准”和“不准”来解决。

但是，当孩子恋爱时成绩一落千丈，家长和老师就结成攻守同盟，矛头一致对准孩子。家长默许的是：要想谈恋爱，除非不影响学习；学校维持的原则是：校纪校规不准“早恋”，不论成绩优异与否。

但是，有一种都市病叫“不会谈恋爱”。一项对1999名18岁—35岁的青年进行的调查显示，43.4%的受访青年称身边有很多没有恋爱经历的优秀大龄青年。民政部2015年底的统计显示，中国内地

未婚人口已达2亿人。一线城市仍是单身人群的聚集地，“脱单”的需求远大于二三线城市。日益庞大的单身群体也衍生出“单身经济”。单身人群面临的责任小于已婚同龄人，所以很容易形成一种闲散的人生态度，进而带来缺乏工作动力等负面影响。比如，日本的高离婚率对经济已经产生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不婚来逃避家庭责任，“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没有为家庭创造更多财富的压力。

调查显示，仅有约3%的受访者表示享受单身生活，而约45%的人倍感孤独。华东师范大学推出了以爱情为主题的通识课，“课程以爱情为主题，以20世纪中国为对象，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与分析，探究现代中国人的爱情意识及观念的变迁。”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课程还是停留在表面，缺乏个性指导，大学要有指导学生怎样谈恋爱的课程。

有一种德育叫“不许早恋”

李老师当了二十多年高中班主任，在高压管理“早恋”这个问题上，本也奉行“影响学习、坚持拆散”的工作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育人的想法也发生了改变，这个改变是从一次学生聚会引发的。那是毕业多年的学生返校，李老师发现自己这个班居然有四对学生结对伉俪，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是培育他们人生观的沃土，如今种子发芽并开花结果，让班级的聚会更添浪漫色彩。李老师很有成人之美的成就感。

传统中，家长和老师总是要求学生“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诚然，过多分散注意力去谈情说爱，在该读书时去谈恋爱，就如同有些学生专注于玩游戏而荒废学业一样。

不同的是，有些人一辈子可能都对游戏不感兴趣；但对异性有好感、有亲近对方的愿望乃至恋爱结婚，是人的天性，是每个人应该经历的完整人生。一方面，大都市出现“剩男剩女”现象，另一方面，

在青少年时期随着生理、心理的成熟萌发了想“恋爱”念头而又被打压甚至歧视。社会允许谈恋爱的时间似乎统一到18岁，18岁算成人，成人的潜台词就是“一切后果自负”。但是，事件的发展从量变到质变是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的，它具有模糊过渡的特点。18岁前，学校、家庭没有土壤去培育他们的爱情观，18岁之后他们以什么样的审美观去寻找另一半？

但是社会提供了这样的土壤，网络文学、自媒体、爱情片、流行歌曲，和添加催熟剂的食品一样，催生着青少年的身高、荷尔蒙、多巴胺。我们看到，一些青少年穿着校服在街上搂抱，这和电视剧里偶像呈现的场面是一样的。若被发现，处理当事人的责任就落在了班主任身上，可能还是刚毕业、自己也还没对象的年轻老师，这样的沟通就显得很滑稽，年轻班主任举着校纪校规苍白羸弱地迎战人性。

教育工作者不能做刻舟求剑的事

“早恋”的学生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和父母沟通有障碍的，往往会通过找异性陪伴而稳定自己的焦虑，找到一个倾吐对象，减少不幸感；二是学校活动中表现出色的男生女生往往被青睐，满足了青春期崇拜偶像的精神寄托。

如何正确定义并对待青少年美好的情愫，并加以引导，老师们没有得到过这门课的培训。媒体曾报道一些花季少年因为作业、和父母争吵等小事而自杀。除了惋惜，公众还会责备孩子“太冲动、不懂事”。其实，孩子过激的行为必然是平时积累的不愉快的爆发。谁来引导他们爱惜生命？不会引导的话，也不要去践踏他们的尊严而激化矛盾。

当人开始喜欢他人，并希望和他（她）多一些时间在一起，那就不早了。大人们总会在幼儿园孩子面前开“娃娃亲”之类的玩笑，这种“骚扰”难道不“早”吗？等到孩子年过25岁还没有恋爱经历，家长们又开始嫌晚了。独独对青春萌动异性好奇、爱慕的那段美好时光，很多家长、老师不作为，甚至“辣手摧花”。

在长期唯考试成绩的导向中，

我们用百分制、等第制来量化学生在学业知识上的获得，而忽视了在道德、人格、感情方面的培养，量化学生的品德类别有：迟到、参加集体活动积极性、完成志愿服务课时数、考试作弊、作业独立完成等。

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几乎就是一个好学生的所有内涵，所谓一白遮百丑；而差生就是指一个成绩差的男生。台湾作家蒋勋有段时间功课很差，被学校、家里责备为坏孩子，幸运的是文学救了他，他在文学中得到很多关于人生课题的解答。而一些考上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同学们，感情或婚姻出现问题时，他们却没有办法面对，关于人性和真正的自我，他们始终没有机会触碰，因为考试不会考这些内容。

教育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成不变的是人的天性。基础教育的课本中也应该多编排一些和美好爱情有关的诗歌、文章，让经典文学来给孩子们作美好爱情的诠释和引导。弗洛姆说：“爱是一种态度，一种性格倾向。这种态度和倾向决定了一个人同整个世界的关系。爱是一种生活能力，要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

（作者为复旦附中教师）